

青春“壮游”，在告别中新启

——专访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沈浩，探析近3000件毕业作品背后的集体表达

■ 本报记者 郑梦莹

一年一度，中国美术学院（下称“国美”）毕业展再度引发席卷全杭州的“艺术风暴”。这场名为“壮游”的毕业展，既是2881位毕业生站在“身份临界点”上对过往的告别，也是一次以艺术之名的全新出发。

沙孟海先生曾要求学生：除了写字之外，还要有另一门学问——那是一个人看待艺术的另一个视角、另一双眼睛。近3000件（组）作品，或许正藏着这届青年艺术家看待世界的方式，和他们未曾言说过的心境。

不谈拍照打卡，不谈流量热搜，今天，我们对话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沈浩，聊聊“壮游”这场洋溢着少年意气、青春风华的集体表达。



沈浩：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，教育部中国书法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

记者：回顾近五年的国美毕业展主题，从2021年的“现在史”到“生活力”“大脑花园”“世界树”“七十二变”，再到今年的“壮游”，从纵向看，能读出怎样的逻辑关系？

沈浩：这些主题的推出，主要面对的是我们今天技术变革、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追问。比如，“生活力”的提出，给了学生很多信心。社会发展很快，学生常常困惑：今后要干什么？如果只是画画，最后为了什么？对社会有什么贡献？对自己有什么意义？

每一个主题，都是学校馈赠给一届学生的礼物，引领学生去思考，以什么样的视野、路径和心态，去面对下一段人生。这是用心所在。大学最终培养的是具有综合能力的人，不仅仅是“专门家”。

记者：相比一个教育命题，“壮游”更像一个艺术命题和人生命题。观众需要如何去理解这个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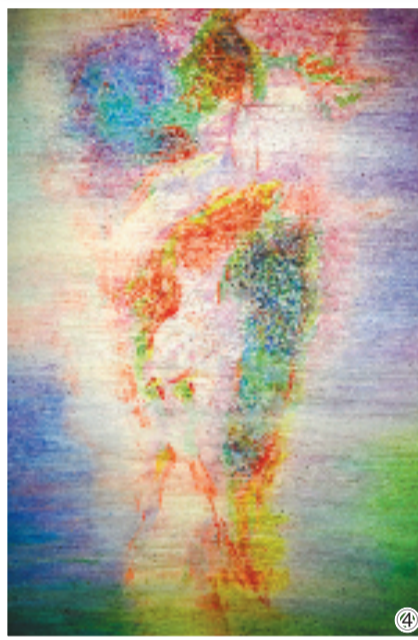
沈浩：“壮游”强调的是中国人的远行、成长，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生命体验。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“放怀天地，得气山水”，是一种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的意识、视野与作为。

这个题目既有延续性，又有特殊性。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常常谈到对未来的迷茫、对身份的追问等问题。用“壮游”让他们以更洒脱的姿态、更有朝气的心态走向未来。对年轻人来说，这是一种新的开启，是一种对壮丽前程的期待。

只有风格的引领者才能留下来

记者：这一届毕业创作在题材选择、叙事方式、技术运用等方面，相比较前些年，有哪些变化？

沈浩：如果说今年有什么不同，可能是使用AI手段的更多了。AI是我们不可回避的，如果不回应这个热点，就会被



- ① 吴钊瑞作品《未竟的肖像：纸痕上的六位先驱》。
- ② 倪易萌装置作品《狂喜》。
- ③ 陈佳琳、郝雨欣、伍梦川作品《微生物内部景观》。
- ④ 邱铨作品《共生》。
- ⑤ 朱利奥（意大利）的3D打印拓扑曲面作品《阿波罗与达芙妮》。

抛弃。还有一点是跨专业，比如中国画专业山水、花鸟画方向的学生，作品中就画到了人物，他们通过毕业设计，尝试进行各种融合。

不管成熟与否，至少这一代学生有自己的思考和意愿。他们不满足于守成，试图突破重重壁垒去创新和跨界，始终体现了国美深耕传统、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的特点。

记者：您是否担心使用AI会造成新的风格同质化？

沈浩：AI时代确实存在同质化的问题。但越是AI时代，艺术的智性越重要。AI的本质是大数据的集成，把过往的创造汇集起来提供参考。即便使用AI，也需要人类不断提供创造力。

同质化很正常，任何时代都存在，“时风”一词正是为此而生。风格的认同与同质化，本质上是人们对某种价值的认可。但历史留下的，往往是大浪淘沙之后的结果。艺术史就是风格史——只有风格的引领者，才能最终留下来。

记者：今年的毕业展，有这么多留学生和国外青年艺术家参与。他们的创作，有没有带来不一样的“脑洞”？

沈浩：我们引进了国际板块——“国际青年艺术对话”。之前“四海艺同——留学生作品展”是学校的一个老品牌，今年引入毕业季活动并进行了升级。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在华留学生、青年艺术家和50余所国际艺术院校校长共襄盛会。

例如展览中有组作品就很有意思：一位澳大利亚青年艺术家，用宋元技法画花鸟画。画面中本应出现的飞鸟，在他笔下却是可爱的考拉。这既是艺术的交融，也是文明的对话。艺术本无国界，不同国度的文化视角，让艺术的形式与题材获得更丰富的延展。

在关怀社会中生发创造力

记者：好作品始于设计，成于表达。本次学生在毕业展里的作品，最触动您的气质或情感底色是什么？

沈浩：学生在毕业创作里完成的不仅是技艺的呈现，更是价值观、社会关怀与艺术使命的表达。我们学生的作品中，关注生活、关注家乡、关注社会的作品很多。

像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有件作品叫《掌上明珠》，源自一段亲身经历：作者的母亲接受了子宫切除手术。这件作品尝试探讨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承受的身体

创伤与蜕变，表达的是对母性的关怀与母爱的思索。跨媒体艺术学院有学生基于对家乡采煤沉陷区的实地调研，创作了一件由影像和VR构成的作品《水中漫起一座山》。作者把村民的口述记忆悬浮于半虚构的污水场景中，回应沉陷中的人与物之间的失散与不安，独有巧思。

记者：这种对社会的关怀非常宝贵，是如何嵌入作品中的？

沈浩：毕业创作从确定题目到实施完成的整个过程，就是不断思考的过程。题目是否有价值、有意义，能否反映国美重传统、重创新的特色，都要反复思考。

有了问题意识后，学生开始寻找文献积累，像写论文一样做文献综述——思考别人怎么做的，我今天怎么做，我的价值在哪里。然后做小稿、交流、修改、出大稿，老师一步步引领学生，在一次次思想碰撞中，最终服务于个人的意愿和个性展示。经过这样一个全流程，学生也学会了如何面对社会。

学校首先是育人的场所，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。毕业展不仅仅是作品的集中展示，更是学校育人成果向社会的全面汇报。

记者：从7年前开始，国美的毕业展突破了校园边界，延伸到杭州的各个展馆。这对国美和杭州意味着什么？学校和城市，可以怎样进一步互动？

沈浩：98年前，国立艺专在杭州西湖畔创立，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先河。从那时起，这所学校就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。

毕业展走出校园、遍布全城，每年吸引大量市民观展，已成为一个城市的“节日”，这正是国美赋予杭州艺术气质的体现。

就像艺术不能只在殿堂中闪耀一样，优秀的毕业创作也不该展完就“各回各家”、堆积落灰。今年建筑艺术学院以横河社区、南星桥为样本的更新改造实验，真题真做，却因缺少与社会衔接而无法落地。学生怀揣解决社会问题的愿望，却只能关起门来创作，最终壮志未酬。

学校与城市可以做得更多：让好创意真正落地。杭州不缺传统艺术，但需要更多展示艺术的窗口。若能搭建这样充沛的窗口，既能持久展现学生创意的价值，又能提升杭州的艺术气质，促进古今对话，推动艺术之城与城市深度共生，为杭州打造国际艺术之城贡献国美力量。

（本文图片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）



张津铨作品《特洛伊》。

阅读的艺术和艺术地阅读

编者按：独立、具体地把阅读作为一种艺术学科门类来进行学术讨论、研究和著述，在当下还是一个新鲜的命题。日前，著名作家聂震宁做客宁波图书馆“天一讲堂”，围绕当下的全民阅读热潮，分享阅读的艺术，也畅谈如何艺术地阅读。

■ 聂震宁



聂震宁：著名作家、出版家，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，代表作有《阅读力》《舍不得读完的书》等。

张力的阅读感觉。

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，有一位黑人男孩刚上初中，老师反复叮嘱要阅读、阅读、再阅读。可这个孩子什么书都读不下去，直到他偶然翻开一本破案小说，一口气读完，从此一发不可收。受这些书的影响，他立下志向，要成为一名法官，后来果真如愿。可以说，正是那本让他“舍不得读完”的书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这就是阅读的力量。

你的人生里，一定藏着一本属于你的书。找到它，你便成为一名真正爱读书的读者，从此多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。

亚里士多德在《形而上学》开篇写下：求知是人的天性。没有好奇心的驱动，我们无法真正深入符号的秘境。说到底，当我们真正把文字读成心跳，也就走进了符号的艺术。

独读书不如众读书

我读的第一本书是《林海雪原》。小时候，县里电影院正上映根据它改编的《智取威虎山》。两毛钱的票，我买不起，心里憋着一股说不清的向往，便跑出去

玩到很晚。

回家推开门，母亲已经睡了，她床下放着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《林海雪原》。我悄悄拿过来，凑着床头那点昏暗的光，一口气读了大半本。那些故事直直钻进我心里。

第二天到学校，同学们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电影里的情节，杨子荣如何孤胆英雄，小炉匠如何机智应变，座山雕如何老谋深算……我听着，忍不住插嘴，补充电影里没有的“前世今生”，比如许大马棒为何落草为寇，蝴蝶蝶又是如何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。他们惊讶极了，因为我说的都是电影里没有的情节。那一天，我成了班里的“故事大王”，一群同学围着我追着听。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：阅读，原来可以因交流而发光。

古人说：“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。”一个人读书，读完常常落落寡合，索然无味。但一旦有了交流，立刻就能产生兴奋感和成就感。

孔子也说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读书不思考，只是被动接收信息；只思考不读书，缺乏知识支撑，思考也会陷入误区。而“交流”，恰恰是连接“学”与“思”的桥梁，与他人分享阅读心得，既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，也能发现自己的盲点。

这种阅读交流的本质，是一种“众筹”的艺术，每个人贡献自己的理解与感悟，汇聚在一起，书就有了立体的生命。

所以，我始终觉得，全民阅读中最重要的那一把钥匙，就是“独读书不如众读书”。

当一本书在人群中被共同关注、被反复讨论时，它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引力。你看到别人都在读，心里那根弦又被拨动了：“大家都读了，我哪有不读的道理？”于是想方设法找书来读。

读完之后，又自然而然地想参与讨

论，想把自己那一点心得也加入这场众筹之中。这种现象背后，是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“广场效应”——众人聚集在一个精神广场上，围绕同一个话题、同一本书，形成一种相互感染、相互激发的能量场。

所以，全民阅读的推进，不单要让人拿到书、翻开书，更要为读者搭起交流的桥梁，让读者有渠道发声，有机会碰撞，有平台分享。与此同时，读者自身也须重视阅读后的交流。读有所得，便有所言；读有所思，便有所应。

善待碎片化阅读

在探讨阅读时，我们常常面临一个疑问：看短视频算不算阅读？

我想，它也算一种阅读，但它更像是一种演绎。也许只有短短10秒钟，可如果这10秒能激发一个人的阅读兴趣，去翻开一本书深读，那也是功莫大焉。

数字技术正成为这个时代激动人心的阅读新宠。相较于阅读长篇文章，读短视频当然更容易。一个简单场景：上班的年轻人，在拥挤的通勤公交车上，捧读手机实在要比捧一本书方便得多。作为一种通信工具的普及，数字移动终端已经建立起对大面积人群的服务，并正在向社会的某些角落拾遗补阙，让那些原本与阅读绝缘的人，有了触手可及的入口。

回望人类的阅读历史，阅读方式、阅读内容、阅读载体乃至阅读效果，其实一直在变化发展之中。阅读先于文字，阅读本就包罗万象。文字提升了阅读，难道视频就不能提升阅读吗？朗读先于默读，默读在超越朗读之后，人们依然能在朗读中找到乐趣——形态的演进，从来不是简单的替代。出版扩展了阅读，今天数字技术同样在扩展阅读。

换种视角看，人类社会的阅读历史，恰恰是由碎片化和整体性两类阅读共同构成的。

《论语》和《理想国》，难道不正是一种碎片式结构吗？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仅5000多字，放在今天也就是一篇博客的长度。先秦经典大都是短小碎片式的文本，这些碎片的存在，并没有干扰到后来大量鸿篇巨制的诞生和阅读。

再如，近代以来，现代人的读报与读书，显然分别属于碎片化阅读和整体化阅读。当19世纪中叶国人开始创办中文报纸时，不知社会上是否曾有过关于碎片化阅读的批评声浪。我们确切知道的是，近代报业的兴起，带来了我国近代科学和思想文化的解放，催生了大量现代经典著作的诞生。

因此，一个真正有远见的阅读社会，是善待一切阅读方式，将传统阅读与新兴阅读的融合，进一步调和为一种生活节奏的智慧，这便是一种“快慢兼济”的节奏艺术。

与其忧虑，不如行动。善待碎片化阅读，最务实的姿态便是致力于提供更多优美、感人的碎片，让人们在低头的瞬间，能读到优雅精彩的文字、优美精致的短章，读到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“论语”。移动互联网需要发展成为生动、活泼、清新的精神文化空间，让“快”的便利与“慢”的沉潜相得益彰，让轻盈的触碰有机会生长为深沉的眷恋，这才是文化界、出版界有识之士应当尽力去做的事情。

（本报记者陈醉根据聂震宁在宁波图书馆“天一讲堂”主题报告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整理）



孩子在挑选书籍。视觉中国供图